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宋書卷三十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辠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

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𠛬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黄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

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皆為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也此人將有害

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旍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

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蕃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

卑侵略司兗實揚勝扇逼梁雖兵役不巳又其象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廳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為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

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曰于時後宮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閒王顒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爲

漢之代王遂委質於頴為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没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簒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絶昏夜飲食恣㴱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内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吴興餘杭舍亭禾蕈樹生李實禾蕈樹民間所謂胡頹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迕旨極刑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慼而有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

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无降下心又嘗同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醬

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頭者元首帩者令髮不垂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以至危亡也其後桓玄篡位

舊為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

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㕔中王人將反命殺方知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謡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鮮明乗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體時人多慕效

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常御輦終以殞滅

恒雨

魏明帝大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衣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災也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

凶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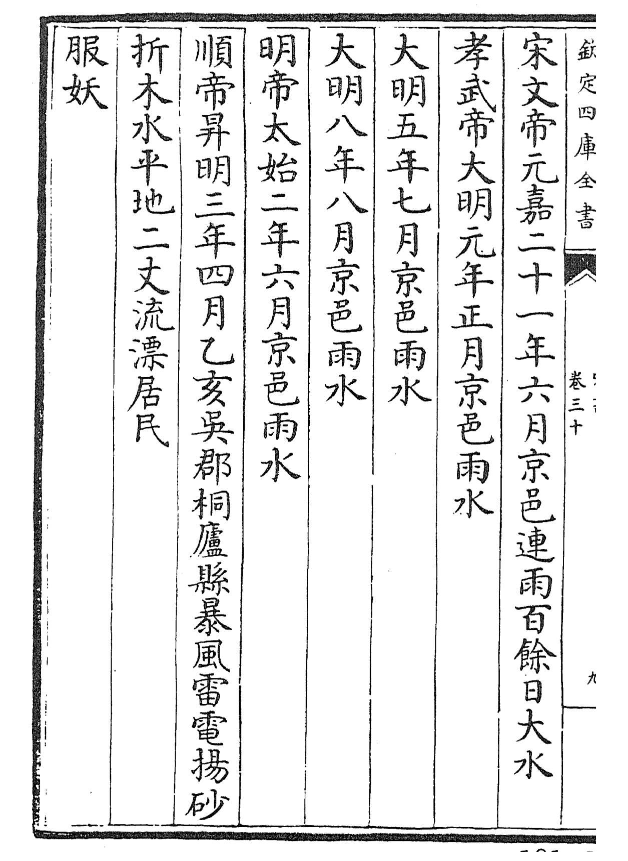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震雷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雷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時並

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傷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電揚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為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為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晉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





媿焉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紈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褻服不貳今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禄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

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之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

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蓋裙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

脛之上此内出外也為車乘者茍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為純古喪車之遺象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曰及晉之禍天子失柄權制寵臣下掩上之應也永嘉末六宫才人流徙戎翟内出外之應也及天下亂擾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為先太康中天下

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為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為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内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無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

懐俄而禍殃亦及
昔初作履者婦人員頭男子方頭員者順從之義所以
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員從與男
無別也
太康之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柸槃反覆之歌曰
晉世寧舞柸槃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故記曰總干山
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
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勞者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舞行

綴近今接栝槃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栝槃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其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栝槃之在手也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闕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又妖之大也遂有賈后之事終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

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槁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錞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槁其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柱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内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域有敗編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寳嘗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

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實說曰夫𦈢者人之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斃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故今敗𦈢聚於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聚為亂絶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嗟怨江夏男子張昌遂首亂荆楚從之者如流於是兵革歲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壊此近服妖也

晉孝懐永嘉以來士大夫竟服生箋單衣遠識者怪之竊指擿曰此則古者總衰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畢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愍懐晏駕不獲厥所

晉元帝太興以來兵士以絳囊縛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為首坤為囊坤臣道也晉金行赤火色金之賊也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内攻六軍散潰

舊為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數也晉中興

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執其柄制羽翼也以八改十者將以未備奪已備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帽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失裁也尋有兵亂三年而再攻京師晉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設豹尾識者以為不終之象近服妖也

晉司馬道子於府北園內為酒鑪列肆使姬人酤鬻酒

肴如裨販者數遊其中身自買易因醉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干寶以為君将失位降在皂隷之象也道子卒見廢徙以庶人終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為顔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蘓羣下竊相謂曰頗類輀車此服妖也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識者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髪者三分髮抽其鬟直

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徙廢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求益僦車世祖甚懽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

孝武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員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龜孽

晉惠帝永熙初衞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於周易為离离為戈兵明年瓘誅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雞變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晉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議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曰雄者胤嗣象坑地事為母象賈后誣殺愍懐殆其應也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家有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

表終無綱紀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禍見玘家
又天意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
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雄雞生無
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雞無右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
言則雞生妖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

雄不鳴不將後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
隆安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陽桓玄楚國封畧也後篡位八十日而敗徐廣以為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雞漸化為雄後孝武即

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雞為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吳興東遷沈法符家雞有四距

青眚青祥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恒風之罰

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蚯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也五月宫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饑死者數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延自歸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間六架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亙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延而湖孰尋亦為墟矣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司馬元顯將西討桓玄建牙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尋為桓玄所禽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嚚眊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國子聖堂壞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吳郡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宋書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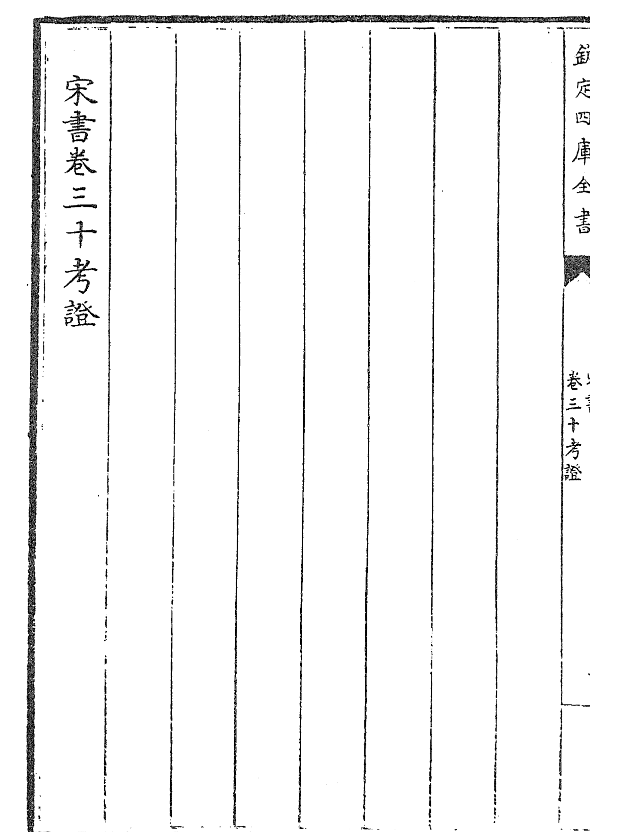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三十考證

五行志一罔終弗改遂至夷滅○一本滅字下旁注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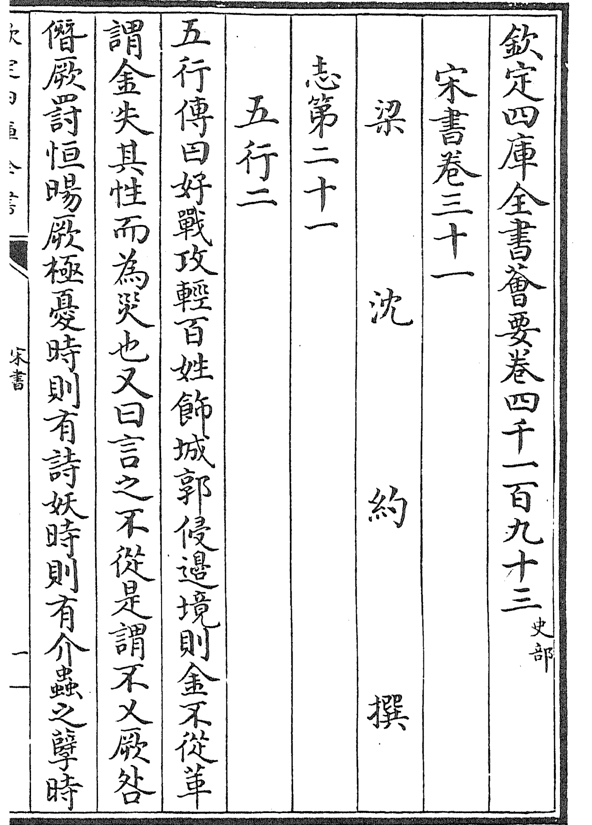
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為○為一本作象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域○域監本訛城今改正

明帝泰始中吳興東遷沈法符家○監本脫吳字今增入



宋書卷三十考證



宋書卷三十一

梁 沈 約 撰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邉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罸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

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

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

輕百姓飾城郭侵邉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劉歆以為

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晉定大

業多敝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宫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

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寶鼎三年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縣燭此輕民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飈起

晉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将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
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
襲遂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
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莫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
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

誅翦占與甘同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如青石草木燋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遣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

願王自愛彪答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
不從之罰也詩云民之譌言寧莫之懲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曰先主
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
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
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
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
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

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後又降晉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令非已元凶尋誅言不從也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為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為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

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
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
政逸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
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
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
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
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

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晉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常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為永安宫帝尋復位而倫誅

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為清河王立成都王
穎為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
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脩不以勲故雖公旦之
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永壹宗祧後代遵履
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為國副則不應
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
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為皇太弟
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

亡此之謂乎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遏户有聲如人嘆咤者玘亡後家誅滅此近言不從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紵中及樗樹上嚙人即死晉陵民又言日見一老女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是百姓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諸家有樗紵者伐去之無幾自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將渝濮雜夷數百入京邑民忽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煑滿釜甑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各禁錄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當大航頭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然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形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此二事干寶云

末之能論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掾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之主令云蟲

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五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郎將劉遐及淮陵内史蘇

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謡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海西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摇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輙令倡妓作新安人歌儛離别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晉海西公太和以来大家婦女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自此以来人士多離事故或亡

失頭首或以草木為之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孝武泰元中立内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讖云代晉者楚其在兹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泰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鬭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立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蟠龍毅

小字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宫封晉主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之妖也

厥咎僭晉興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

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恒暘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煙四際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

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兹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兹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兹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諸葛亮寇天水晉宣王距郤之亢陽動衆又是時二隅分據衆出多過時也春秋説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宣王為太傅外

示尊崇内實欲令事先由已是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魏髙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晋文王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為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歳閏月魏將文欽以淮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于髙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海二郡十二月以馮朝

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
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吳孫晧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晧遷都武昌勞民動衆
之應也
晉武帝太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晧出華里
大司馬望帥衆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寇金城西平涼
州刺史牽弘出戰敗沒
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

鎮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憙魯芝李胤等
並在散職近欲德不用之謂也
太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
雨去年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據城来降遣羊祜統楊肇
等衆八萬救迎闡十二月陸抗大破肇軍攻闡滅之
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
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
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呉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録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

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冀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

太康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殞霜疾疫關中飢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糸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飢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

相賁鸑

元康七年九月郡國五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是年春

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大小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十二月郡國十二又旱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淵竭河洛

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宮收中

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此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

懷無君之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應也

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二月司馬越棄京都以大衆南出多將王公朝士及以行臺自隨斥黜禁衛代以國人宮省蕭然無復君臣之節矣

晉陽秋云愍帝在西京旱傷薦臻無注記年月也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伯之後

旱三年是也案前漢殺孝婦則旱後漢有囚亦旱見謝
見理並獲雨澍此其類也班固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
則陽氣勝故其罰恒暘
建武元年四月趙允等恚衆禦寇五月祖逖攻譙其冬
周訪討杜曽又衆出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彊僭之釁漸著又
去歲蔡豹祖逖等並有征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

宫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晉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於六月去年秋滅王敦

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羣臣奏

事稱皇太后陛下此婦人專王事言不從而僭踰之罰

也與漢鄧太后同事

咸和二年夏旱

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蘇峻之黨此春又討郭默滅之亢陽動衆之應也

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壽寇建平建平太守楊謙奔宜都此正月劉徵略婁縣於是起衆警備

咸和八年七月旱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不親萬機内

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民有相鬻

咸康二年三月旱

咸康三年六月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是時宰相專政方伯擅重兵又與咸康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術從市開

水門遣謁者祭太社是時帝在繈抱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於十月是年十二月征北將軍褚裒遣軍伐沛納其民以歸六月又遣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陽自以舟師二萬至于下邳喪其前驅而還逵亦退

永和六年閏月旱是春桓温以大衆出夏口上疏欲以舟軍北伐朝廷駭之蕭敬盜涪西蠻校尉采壽敗績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將郗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兖又遣將軍諸葛悠以舟軍入河敗績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衆潰而歸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强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又去年慕容恪圍冀州刺史吕護桓温出次宛陵范汪衮真並北伐衆出過時也

晉海西泰和四年十二月涼州春旱至夏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飢是時嗣王幼沖桓溫陵僭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寧康三年冬旱先是氐賊破梁益州刺史楊亮周仲孫奔退明年威遠將軍桓石虔擊姚長埜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瑶帥衆戍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中郎將

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逌於彭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鄀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逌是春襄陽順陽魏興城皆没賊遂略淮南向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淦中兖州刺史謝玄督諸將破之

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桓沖征襄陽遣冠軍將軍桓石虔進據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内史胡彬次峽石為沖聲勢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

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
陵使子琰進次彭城
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
南是年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兖豫鮮卑寇河上朱
序桓不才等北至太行東至滑臺踰時攻討又戍石門
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茹千秋為驃騎咨議竊弄
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

民領衆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尤甚此僭踰不從寛濫之罰也

晉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桓𤣥廹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已此皆陵僭之罰也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孫恩入會稽殺內史謝琰此年夏略吳又殺內史袁山松軍旅東討衆出過時

晉安帝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是年正月
司馬元顯以大衆將討桓玄既而玄至殺元顯五月又
遣東征孫恩餘黨十月北討劉軌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
簒位

元興三年八月不雨是時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晉安帝義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時王師北討廣固疆理
三州

義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師西討劉毅分遣伐蜀

義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

元嘉四年秋京都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豫州旱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虜南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来制度多闕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輅是時大發徒衆南巡校獵盛自矜大故致旱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

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落鉤帶也

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

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為戰國三公鉏司馬如之謂也

孫晧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晧尋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

恣虐踰甚尋以亡近詩妖也

孫晧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晋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宫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横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

幾四十年皆如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晉惠帝永熙中河内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為歎及楊駿居内府以戟為衛死時

又為戕所害楊太后被廢賈后絶其膳八日而崩葬街
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永熙中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書宮中
大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尋用事故言荆筆楊版
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
何嵯峩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
三月纒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
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
廢黜不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
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簒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
既簒洛中童謠曰虎從北来鼻頭汗龍從南来登城看
水從西来何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
倫按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虎從北来齊東藩而在許

故曰龍從南來河閒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
留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為龍後中
原大亂宗蕃多絶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
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蚤去大
狗至及茍晞將破汲桑又謡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
打椹為茍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兖州隙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謠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按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

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楊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甂瓿甂瓦器又小於瓶也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高山崩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也

晉成帝之末民間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語曰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洽相繼亡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輙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宫廷廉内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

穆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三子非海西子並死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謡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被廢處吳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謡言

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

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内侍接生子以為已子
桓石民為荆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黄曇子曲終又曰黄曇英揚州大佛来上明頃之而石民死王忱為荆州黄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来上明也
大元末京口謠曰黄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

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上無還時

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

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

年食麥麬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

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麬麬麤穢其

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黄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黄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憹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攣結女兒可攣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

埽定京都玄之宫女及逆黨之家子女伎妾悉為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簒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桓玄時民謡語云征鍾落地桓迸走征鍾至𧢇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鍾之厠歌謡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時民謡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為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所道行於世葢䫀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閺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娓娓美盛貌也

桓玄得志童謡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及玄走而諸桓悉誅焉郎君司馬元顯也

晉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懐我好音舉兵内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作亂時人追思童謡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崇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為薪亦蘆荻之終也其盛既極亦將芟夷而為積焉龍既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積焉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謡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有上

流數州之地内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

曰鬬嘆鬬嘆末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

後盧龍内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

欲與官鬬鬬嘆之應也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

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

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

王敦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

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邉後堅敗於淝水在偽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畢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畢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畢堅

不從及淮南敗還為慕容沖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

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荆州獻兩足�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為四方之象後河間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

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尋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凌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之四行之寶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麏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先送此第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祠畢有兔行廟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麞刺史武陵王表為祥瑞此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洲暴稻穀及園野

犬禍

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淵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

及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

人餓死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髙橋上人家狗有限而犬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萬衆睢侯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孝武孝建初顏竣為左衛於省内聞犬子聲在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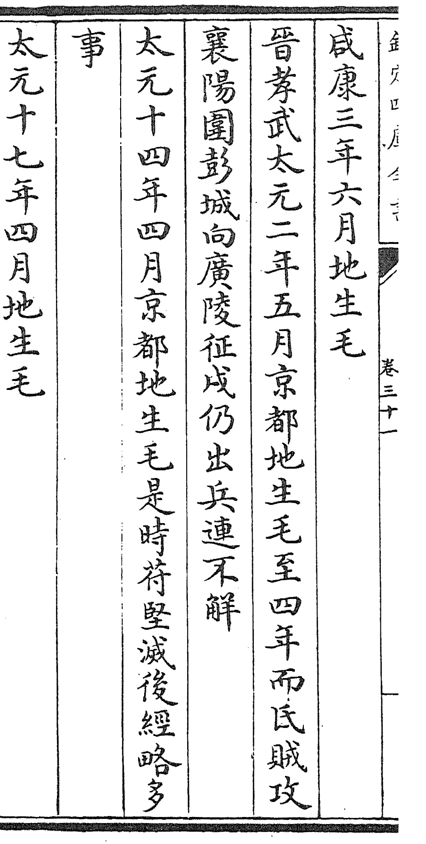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偽號於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白青白祥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宫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髙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傴人盤薄不可掘窠劉向説此白青也明年宫車晏駕王宫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人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青也孫盛以為民勞之異是後胡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擾動民以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晉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攻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

戰者數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義熙十年三月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

年北埽關洛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按左氏傳隕

石星也劉歆說曰庶民惟星隕於宋者象宋襄公將得

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為石陰類又

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司馬氏得政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

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咸和九年正月隕石於涼州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按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姑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業

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是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

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則白祥也

晉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尺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論者

皆云馬而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晉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為丹陽尹夜西門內有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轉駃乃消此白祥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琬在尋陽種紫花皆白白青也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楇受

符石虎項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而自毁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八月以疾還是月薨

宋書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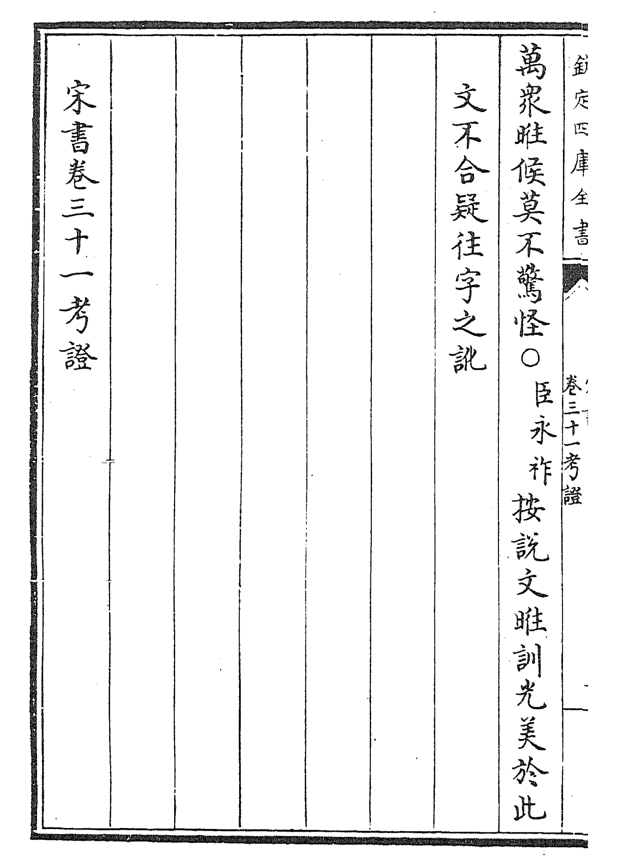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三十一考證

五行志二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響諸本作嚮

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監本脫斗字今增正

是年二月征北將軍褚裒遣軍伐沛○裒各本訛褒今改正

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一本作揚者誤



萬衆瞻候莫不驚怪○臣永祚按說文䁥訓光美於此文不合疑往字之訛

宋書卷三十一考證

謹案卷三十第八頁前七行故水失其性諸本水

訛木據下文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以當笄下旁注闕字刊本訛入

正文今改

第二十頁前四行此金沴木也刊本木訛水據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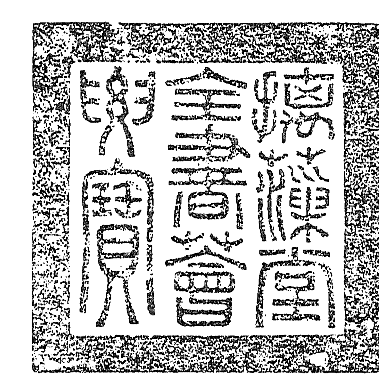
本改

卷三十一第十頁前四行魏明帝太和二年諸本

和訛初據魏志改

第三十七頁前八行又白祥刊本白訛曰據監本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三十二 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九十四 史部

宋書卷三十二

梁 沈 約 撰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

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

嬴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為平原王納河

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

女是為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魏明帝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宫鞠室災

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

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
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
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
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
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
室為誡今宜罷散民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
於此有所營造蓮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新陛下虔恭之
德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

九故以為名多棄法度疲民是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
内殿案春秋魯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以為天意欲使
定公誅季氏若曰去其高顯而奢僭者也漢武帝世遼
東高廟災其說又同今此與二事頗類也且門者號令
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秉政而矜慢放肆孫
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
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民峻授政於綝綝廢

亮也或曰孫權毁徹武昌以增太初宫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宫

吳孫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業火人火之也是秋孫綝始秉政矯以亮詔殺吕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吳孫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

行無禮而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蔡戰等為使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吳孫晧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齊火劉向以為桓公好内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晧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宫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晉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總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內坊東屋煇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者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令楊氏三公並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楊珧由是乞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譏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晉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固

守然後救災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斷白
蛇劒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懐見殺殺太
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
器所以戒不虞今冡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
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
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矣
元康八年十二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
惡積𡍮稔宜見誅絶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

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誣殺太子也干寶云高原陵火太子廢其應也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太安二年后父玄之以成都之逼憂死永興元年成都遂廢后處之金墉城而殺其叔父同之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末還

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

晉惠帝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清河王覃入為晉嗣不終于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雝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以為巳邑都督力屈嬰城自守賊遂攻逼襄陽此下陵上陽失節火災出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班固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曰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之災也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晉明帝大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故有火災與董

仲舒說春秋陳火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虎太武殿及兩廂端門光爛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是年四月石虎死矣其後胡遂滅亡

晉海西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烟蔽天不可撲滅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大寧火同事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書云知人則哲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丙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云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

元興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是年
十月壬戌夜大火起時民人避寇盈滿城内隱之懼有
應賊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燒蕩盡死者萬
餘人因遂散潰悉為賊擒殆與襄陽火同占也
晉安帝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
猶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白日在廳事上見天上有一
赤物下狀如信幡徑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復大發弘

知天爲之災不罪火主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

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燒太社北墻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風雷甚壯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

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火燒二岸數千家

恒燠

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應之京

房易傳又曰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吴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民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寛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為草妖或屬華孼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自高貴弑死之後晉文王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宋順帝昇明元年十月於潛桃李柰結實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將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也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之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

吳孫晧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為一

吳孫晧天紀三年八月建業有鬼目菜生于黄狗家依

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尺厚二分又有蕒菜生于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遂以狗為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晉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國家之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尋用事遂至大亂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倫簒位鴆殺臧此

與愍懷同妖也

永康元年四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是月張華遇害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冦交逼司馬越無衛上國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至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庶人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尋没桑哭之應也

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偃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其後徐馥作亂此草妖也郭以為木不曲直

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懷帝不終其祚元帝由支族興之應也

晉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

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漢哀靈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人面而已故其變亦輕

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倒地六載是月忽復起生咸和九年五月甲戌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舍又天意也

晉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死

栗樹是日忽起生時孝武年四歲而簡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統則祚隆孝武識者竊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是與漢宣帝頗同象也

晉海西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比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張天錫降氏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銅樂縣枯木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

有專木仆乃立是時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後張夫人
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晉安帝元興三年荊江二界生竹實如麥
晉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揚州營揚武將軍陳蓋家有苦
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此殆與吳終同象也
義熙中宮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棘
不可踐而行生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拱嘿不能聽
政雖居宸極猶若空宮雖有御道未嘗馳騁皆生蒺藜

若空廢也

義熙八年太社生薫樹于壇側薫於文尚黑宋水德將王之符也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棨劉向説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者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

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覩妖知懼者也雖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黄初末宫中有鷰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鷰生鉅鷇於衞國涓桃里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案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内其後晉宣王起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鶖鳥集鄴宫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前世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餘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呑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争頗喪徒

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

又其應乎此與漢楚國烏鬬墮泗水狦類矣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儁巢鉅鹿人張𢓪家𢓪博學有高節不應袁紹高幹之命魏太祖辟亦不至優游嘉遁門徒數百太守王肅雅敬焉時年百餘歲謂門人曰戴儁陽鳥而巢于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一首旬日而卒按占羽蟲之孼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

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之象天意若曰室未成將有它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容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案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

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
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
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
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
鳳凰明年改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
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

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疑皆是也

吳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凰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飛上閶闔門趙倫既篡洛陽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匝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鷇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小兒至又見之將入宮密籠鳥閉兒戶中明日視悉不見此羽蟲之孽又妖之甚者也

趙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按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天意若曰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昔殷宗感雉雊懼而修德倫覩二物曾不知戒故至滅亡也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孼又黑白祥也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蒼為胡

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淵石勒相繼擅華懷愍二帝淪滅非所

晉孝懷帝世周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籠外玘亡後家誅

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閏月戊子帝崩後有蘇峻祖約之亂

晉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室焚毁化為汙萊其應也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張瓘在涼州正朝放隹雀諸鳥出手便死左右放者悉飛去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所聚西門金行之祥也

晉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烏鵲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噉肉唯餘骨存五年六月猗死

宋武帝永初三年臨軒拜徐羡之為司徒百僚陪位有

一野鸐集太極鴟尾鳴呼

少帝景平二年春鸐巢太廟西鴟尾驅去復還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鷗鳥數百集太極殿前小階内明年誅徐羨之等

羊禍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免身是其應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羊禍也

赤眚赤祥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摇此赤眚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淵尋為魏所誅

吳戍將鄧嘉殺豬祠神治畢縣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嘉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

兵狀如人頭赤色

吳諸葛恪將見誅盥洗水血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此近赤祥也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後涉四載而帝崩王宮遂亂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為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愚眊不悟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釁成禍流天下淖齒殺齊閔王曰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

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軍法戮之其息訴稱伯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以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此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又無所問於是頻旱三年干寶以為寃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家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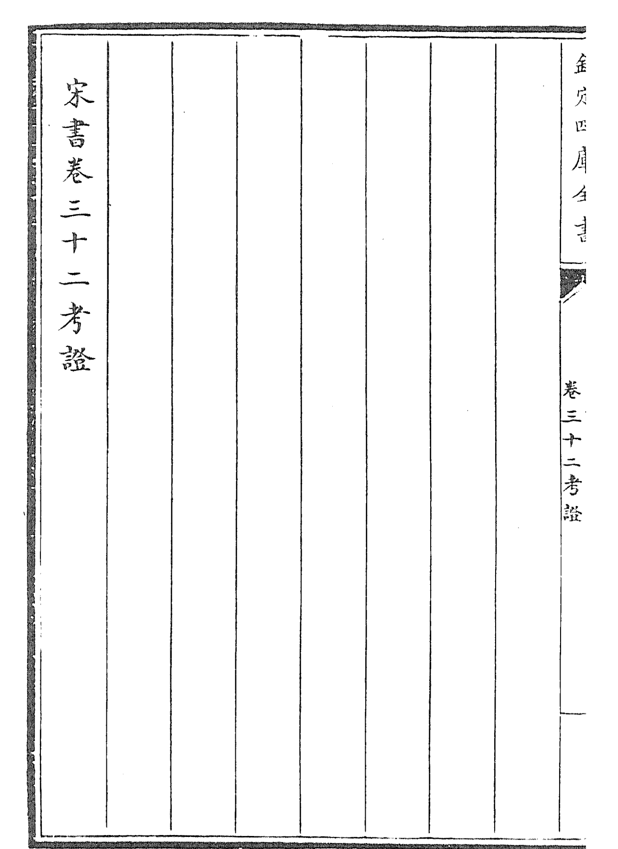
也

宋書卷三十二

宋書卷三十二考證

五行志三內坊東屋○內坊一本作丙坊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鵟巢鉅鹿人張蔣家蔣博學有高節○監本無蔣家二字今依别本改正


宋書卷三十二考證